

从城郭到城郭

——以东周王城为例的都城城市形态演变观察

徐昭峰（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教授）

东周王城作为东周王朝的国都,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由王制向帝制嬗变过程中先后沿用 500 余年的王国都城,不仅在选址原则和规划布局等方面影响了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国都,而且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关于东周王城的城郭,先前的认识是东周王城仅存在郭城^[1]。随着相关考古新资料的刊发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研究者提出东周王城不仅存在郭城,还存在宫城,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2],这一认识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3]。但东周王城城郭形态的变化是从所谓宫城+郭区的城郭形态发展为宫城+郭城+郭区的城郭形态,而这一相对微观的变化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试从东周王城的个案研究出发,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东周王城——从城郭到城郭

关于城郭、城郭与郭区的关系及夏商周时期都城形态的发展,许宏^[4]和李鑫^[5]等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

城的主要作用是防护,既防御敌人,又能

保护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荀子·君道》：“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篇》：“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穀梁传·隐公七年》：“城为保民为之也。”《左传·哀公七年》：“民保于城,城保于德。”

关于城郭,《吴越春秋》曰：“(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释名·释宫》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管子·八观篇》云：“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阡。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檣著者,所以为固也。”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内外两重城垣称为城郭,外侧的城圈为郭,是城内居民生活的地方;郭外有沟壑形成壕沟;内侧的城圈称为城,即宫城,是国君生活的地方。史前的藤花落城址即是内城外郭的布局形态,夏商周时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均是此类城市形态。先秦文献中城郭连称比比皆是。许宏曾论述过宫

城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⁹,本文所述之宫城即许宏所说的狭义上的宫城。

关于郭与郭的关系,《说文》:“郭,郭也。从邑,孚声。”《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者何?恢郭也。”恢郭即是面积很大的郭,而这种郭可能没有城垣作为防御设施,但可能是用围栏等圈起来具有一定界限的地域⁷。《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成周的郭周长七十里,与《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中对“郭”的解释相吻合。周公营建的瀍河成周城遗址的面积约6平方公里,按照相关的长度换算,周长远小于七十里,方七十里的成周之郭当包含周边相关的西周遗址,这样一个大的区域当然无法建筑城垣,实际上迄今也没有发现西周初年的成周城垣。关于“郭”的记载集中于《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其中,《左传》中“入其郭”有5处,“攻”或“伐”某“郭”有2处,“城”某“郭”有4处;《国语·吴语》中“入其郭”有1处,“焚其北郭”有1处。从上述记载看,“入郭”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又从多达4处的“城”某“郭”看,郭应该是指城外没有城垣的部分。《韩非子·难二》有“赵简子围卫之郭郭”,指的可能就是卫国国都郭城外、郭之内的广大区域。从上述文献记载看,郭应在郭外。《左传·哀公十七年》中的“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郭,将入城”,也表明郭在城之外。文献中不仅有“城郭”,还有“城西郭”,说明可根据需要修建四面郭墙或其中的某一面郭墙,所以笔者

认为郭外应有天然或人工河道,或者丘陵、山地作为屏障,如杨宽就认为《逸周书·作雒》中的“郭”并非指城郭,而是周围的自然山川⁸。《周礼·夏官·掌固》中的“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东周王城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即是此种内城外郭的形态。笔者认为,东周王城是存在宫城的,它位于东周王城内西南部,是外有城壕、内有墙垣的独立小城。东周王城宫城还存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春秋时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独立小城,到战国早中期宫城的规模收缩,一分为二成为略小的宫城和仓城东西并立的形制⁹。而关于东周王城的郭城,最早的发掘者主要依据地层和遗迹之间的叠压和打破关系以及墙内的包含物等因素,将其始筑年代推定为春秋时期¹⁰。笔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订正,主要根据叠压和打破郭城城墙的地层以及遗迹出土物的时代,将郭城城墙的始筑年代推定为战国时期¹¹。后笔者又依据东周王城郭城东城墙的考古新资料以及东周王城郭城东城墙与王陵区的关系等材料进一步补充,东周王城郭城东城墙的始筑年代在战国早中期¹²。如此,东周王城在始建时的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是仅有宫城而无郭城的。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谷水故道以南¹³、洛河以北、定鼎路以西和涧西的友谊路东段均有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遗存¹⁴,核心区在谷洛之间西至涧河、东至玻璃厂路这一区域内。这就是典型的内城外郭的形态。如果我们考虑到定鼎路以东至瀍河一带既是隋唐洛阳城的宫城核心区和北宋西京衙署核心区,又是金代至近代洛阳城的核心区域,不妨将瀍河以西均纳入东周王城的遗址区,那么东周王城的外郭还是很明确的,其西有洛水枝渚(现涧河),北有谷水(谷水故道),南有洛河,东有瀍河,构成四面环水的外郭(图一)。清乾隆十年重修本《河南府志》“周公营洛图”中的王城郭外北为邙山,西为涧水,南为洛水,东为瀍水,与本文的分析基本一致。



图一 东周王城及其外郭示意图



图二 东周王城内城外郭示意图

至战国时期,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考王封其弟于河南”,西周小公国建立,东周王城成为西周小公国的都城。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城失去了东周王朝天下共主之都的地位,作为一个小诸侯国的都城,又处于兼并战争成为常态的战国时期,西周小公国需建造郭城进行必要的防御,这是王城郭城出现的重要原因。王城的郭城从勘探和发掘情况看,它的东墙、南墙、西墙和北墙是连为一体的^[15]。至此,东周王城一改春秋至战国早期内城外郭的形态而成为内城外郭的形态(图二)。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周王城郭城西墙、东墙和南墙外,均有大量同时期的遗存,也就是说,即便郭城形成,其外郭依然存在,这一时期的东周王城形成了郭、郭、城由外至内环环相套的形态。

二 楚都纪南城——从城郭到城郭

观察东周诸都城从城郭到城郭的演进,最少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城应始建于东周时期,二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注意到了城址周边的地形、地貌与环境。除东周王城外,楚都纪南城也具有观察其城市形态演进及其与

周边地形、地貌等环境因素相关的条件。

楚建都纪南城,首先是其所处之地交通便利、物资富饶;其次是其周边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云:“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纪南城周边有利的地形也便于防守。纪南城北约 11 公里是纪山;纪南城西约 4 公里是八岭山,八岭山西约 12 公里是沮漳河;纪城南约 10 公里是长江;纪南城东有雨台山及与长湖连成一片的庙湖、梅子湖和太泊湖等^[16],这些构成了纪南城外围的郭。

考古资料显示,纪南城是典型的内城外郭的形态。外郭北垣长 3547、西垣长 3751、南垣长 4502、东垣长 3706,城垣土筑,其外有城壕。可以确定的城门有 7 座,西垣有 2 座;南垣有 2 座,其中 1 座为水门;东垣有 2 座,其中 1 座为水门;北垣有 1 座。城内共勘探出 4 条古河道。与纪南城同时代的夯土基址有 84 处,其中城内东南部集中分布 61 座。在这群建筑遗址的东、北两边发现两道夯土墙遗迹,在夯土墙遗迹的东侧有凤凰山西坡古河道,从南向北流过。这些情况表明,城内东南部应是宫殿区。密集的夯土台基遗址应是当时城内的宫殿建筑群,夯土墙遗迹和凤凰山西坡古河道可能是宫殿区的城垣和护城河^[17]。其中东墙基宽 10 米,探出的长度为 750 米,北段呈直角向西拐,长约 690 米未到头,其内恰是夯土台基最密集的地方。故有学者认为,这两道墙应是宫城的东垣和北垣,凤凰山西坡古河道应是宫城东垣外的护城河,北垣北的龙桥河和宫城西的新桥河也应为宫城外的护城河,推测宫城南垣可能与郭城南垣一致。宫殿区内勘探出的夯土基址有 40 处^[18]。

关于纪南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及性质,发掘之初认为规模宏大的纪南城城垣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该城址应为郢都纪南城,其废弃年代应为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19]。有学者同时对纪南城进行了综合考古

分期,包括遗址分期和遗物分期,认为纪南城
内楚的物质文化的年代主要为春秋中期至战
国中期,这与文献记载的郢都时间(前 689~前
278 年)大体相符;而根据地层关系,纪南城的
城垣是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修筑的^[20]。纪
南城的最新考古发现证明,其郭城的始筑年代
不早于战国早期^[21]。目前学术界对纪南城的性
质和使用年代尚存争议,但笔者认为该城为楚
郢都还是有说服力的,结合城址内外遗存的年
代,该城的使用年代从春秋中期延至战国中
期,但郭城的建造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

根据梁云的研究,楚都纪南城有一个动态
的发展过程^[22]。春秋中晚期的遗存集中分布于
新桥河以东、龙桥河以南,3号、4号古河道以西
的松柏村区。小城内是早期遗址的中心区域,
小城外可能没有或很少有宫殿区的分布。手工
业遗址主要分布在小城外直到龙桥河和新桥
河附近,郢都在春秋时期并无大城。这里所谓
的小城即宫城。杨鸿勋曾根据考古发现对纪南
城宫城进行了复原,推测宫城南临南城垣,南
城垣内应有平行的南宫垣。宫城北面为“市”,
这可以对应《考工记》中关于周王城规划的“面
朝后市”的记载^[23]。结合前文对纪南城外郭的认
识,春秋时期楚都纪南城是内城外郭的形态。
文献中也有楚郢都始建时并未筑城的记载,这
个筑城当指规模颇大的郭城。《左传·昭公二十
三年》孔疏:“国而无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
郢,城郭未固。”《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
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
杜预注:“楚徙都郢,未有城郭。”这说明直到襄
公十四年的楚康王元年,郢都仍未筑城。《左
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此
后还有增筑,如《水经注·沔水》说“平王城之”。
郭城建成后,纪南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城内遗存的分布不再主要局限于宫城及其
周边地区,已扩展至城内各个区域,包括一批
夯土基址、金属铸造作坊遗址、制陶作坊区以
及数量众多的水井和两处墓地,现今在纪南城
内发现的主要遗存与郭城的使用年代相当。郭
城之外还有制陶作坊遗址、夯土基址、居住址

和大片墓地,说明郭城之外的外郭依然存在。
郭城建成后的纪南城形成了内城外郭、其外为
郭的形态。

从纪南城的情况看,其与东周王城的演变
极为相似,也是从早期的内城外郭发展为内城
外郭、其外为郭的形态。

三 都城形态发展相关问题

通过对东周王城和楚都纪南城形态形成
过程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方面
的问题。

其一,在早期国家阶段我国的都城都应存
在宫城。根据相关研究,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夏
商周时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一力量的代表
——王,就是矛盾双方中下层民众指向的靶
心,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内部由于争权夺利也
时常发生互相攻伐的武装冲突,还有就是从周
惠王时期至周考王时期,东周王室内部互相攻
伐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出于安全的考虑,作为
最高统治者的王无论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为
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一定会建造宫城保障自身
的安全。这种宫城在秦汉以后会建造高大的城
垣并配备必要的卫戍部队,而在早期国家阶段
的夏商周时期,囿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学术界
对宗周丰镐和洛邑成周是存在宫城还是仅有
宫殿区,甚至包括东周王城是否存在宫城等问
题,此前都有不同看法。随着考古勘探和发掘
资料的丰富,除洛邑成周尚不能确定外,夏商
周时期的都城都应存在宫城,这在许宏《大都
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一文中
已有明确的认识^[24]。但有所不同的是,二里头城
址、偃师商城和小双桥墩都是低矮城垣构建
的宫城,而殷墟、宗周丰镐或者还有洛邑成
周是由环壕构建的宫城,新砦城址、郑州商
城、洹北商城、东周王城和楚都纪南城则是
由高大的城垣或城垣+城壕构建的宫城。从演
变过程看,夏商周时期的宫城处于从最初防御
能力有限的低矮城垣或环壕构建的宫城向防
御能力较强的城垣+城壕的宫城形态演变阶
段。

其二,从东周王城和楚都纪南城形态的演变看,都邑的建设应是一个动态的建造过程,从始建时的内城外郭发展为内城外郭、其外为郭的形态,而这个动态的建造过程就是不断强化都邑防御功能的过程。

在夏商周时期的都邑建设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均是城郭完备的都邑形态,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所谓内城外郭不是始建时期就已存在的,郭城的建造时间均晚于宫城或小城,故这两座城是从宫城+郭区向内城外郭的形态演进的。根据张国硕的研究,洹北商城在中商二期早段首先建造宫殿宗庙建筑和部分居民点,尚未来得及建造宫殿区外围的防御设施;在中商二期晚段至中商三期早段期间建造宫城城垣,之后又开挖外围的大型环壕,从而形成宫城与外围环壕相结合的城郭布局;在中商三期晚段仓促填平外围环壕修筑大城城垣,意欲组成内、外双道城垣的城郭布局,但由于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洹北商城的大城城垣并未建成即告终止,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城郭布局在这里未能真正形成^[25]。如是,洹北商城是从早期的宫城+郭区演变为宫城+环壕围圈的郭区,最后意欲营建为内城外郭的形态。三座商城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两座东周城即东周王城、楚都纪南城的建造过程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建城原则,而这一过程就是不断强化都邑防御功能的过程。

其三,与都城形态相关的文献解读。《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一般无法理解成周郭方七十里的记载。清乾隆十年重修本《河南府志》“周公营洛图”中的成周郭外北为邙山,西为瀍水,南为洛水,东为伊洛河。笔者认为瀍河成周宫城应以瀍河以西的史家沟涧水为西界,若考虑到涧河东岸的纱厂西路五女冢村一带^[26]有西周早期的殷遗民贵族墓,则成周郭西或为涧河。这样的成周郭方七十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这里所说的郭是一个大郭的概念。

《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伐齐,“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橐以为公琴。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门中,以枚数阖”。《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此事件云:“晋兵遂围临淄,临淄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史记·齐晋世家》的记载大致相同:“晋追,遂围临淄,尽烧屠其郭中。”李鑫在论及此事时分析说,文献中所载四郭可能包括大城以外之地,但郭之含义是仅指城垣内部,还是城垣外部,目前尚无更可信的证据^[27]。根据前文论述并结合相关文献看,郭多以河流、沟堑结合丘陵、山地构成,与筑有城垣的郭相比较而言易突破,所以文献中多有“入其郭”的记载。但郭也可以修筑城垣形成较强的防御功能,如《左传》有僖公十二年“诸侯城卫楚丘之郭”,襄公十五年“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郭”,襄公十九年“城西郭”等记载。《韩非子·难二》有“赵简子围卫之郭郭”的记载,可能就是卫国的国都郭筑有城垣,形成了较强的防御体系而不易突破,只能形成包围之势。文献中记载的“城卫楚丘之郭”“城成郭”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强化城的外郭防御体系,在郭城外修筑了另一周城圈。襄公十九年“城西郭”的记载,只是修筑某一面外郭,原因何在?这就需要我们在通读文献时,还要结合考古资料及其周边地形进行综合考虑。如齐临淄故城,淄河发端于其南的鲁山山脉,自南向北近弧形至齐陵街道后自南向北从临淄故城东部流过;临淄故城南部不仅有淄河,还有鲁中丘陵、山地,其中距临淄故城最近者为牛山;临淄故城西为乌河及其支流;临淄故城北为鲁北冲积平原区,地势平坦^[28]。如果临淄故城以乌河和鲁中丘陵、山地及淄河构建外郭,其北则无险可据,若要在郭城外构建一周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外郭,则仅需筑其北郭即可。

综合上述《左传·襄公十八年》《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史记·齐晋世家》的记载看,郭内郭

外之地大致按照方位分为四区,即西郭、南郭、东郭、北郭,统称为郭中。那么,内城外郭形态的宫城+郭区的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郭区也即文献中的郭中。至于郭内区域的建筑、府邸、衙署、市场、手工业区和居民区等,则不必按照方位来略称。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周王城研究”(编号 15BKG0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编号 2016T90242)、吉林大学博士后(编号 141485)和辽宁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辽海考古实践教育基地(编号 10165201502)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 WR2014007)的资助。

- [1]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相关认识可参见:孙英民、李友谋《中国考古学通论》,第26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查瑞珍《战国秦汉考古》,第6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90~9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赵丛苍、郭妍利《两周考古》,第45~4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230~2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 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年第5期;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宫城》,《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1期。
- [3]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第308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 [4]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78~13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 [5] 李鑫《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第143~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6] 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

- 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 [7] 同[5],第148页。
- [8]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9] 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宫城》,《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1期。
- [10]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 [11] 徐昭峰《“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 [12] 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年第5期。
- [13] 王炬《谷水与洛阳诸城址的关系初探》,《考古》2011年第10期。
- [14] 张剑《洛阳两周考古概述》,《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
- [15] 同[12]。
- [16]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7]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 [18] 同[16],第58页。
- [19]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 [20] 刘彬徽《纪南城考古分期初探》,《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 [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 [22] 梁云《战国时代的東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第174~17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23]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第122~12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 [24] 同[6]。
- [25] 张国硕《试析涇北商城之城郭布局》,《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 [26]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西周早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
- [27] 同[5],第146~147页。
- [2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第2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王霞)